真風流人豪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六

學十四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

君子德足以求志

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遺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古樂府只

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陵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黄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滚說盡無餘意黄費安排○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

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晉人詩惟

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唐明皇資禀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麽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

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説得這樣言語出來○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横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

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人多說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塲耳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爲法○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爲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

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則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爲之也○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

庖丁解牛神妙然纔到那族必心怵然爲之一動
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鬬雞聯句云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
一噴一醒卽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
曰爭觀雲塡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李賀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詩須是平
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
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
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豈不費力好○白樂天

子美救房琯亦正

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底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偶誦寒山數

曼卿胷次非諸公所及

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胷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爲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山谷詩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

令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巧了○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小詩好○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

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甚麽句法○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

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

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林擇之云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序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序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或謂梅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庭秀又再變楊大年

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畜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

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間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凛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于後斯義浸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杜王足以訂千古是非

臨川吳氏曰詩之變不一也虞廷之歌邈矣弗論余觀三百五篇南自南雅自雅頌自頌變風自變風以至於變雅亦然各不同也詩亡而楚騷作騷亡而漢五言作訖于魏晉顏謝以下雖曰五言而魏晉之體已變變而極于陳隋漢五言至是幾亡唐陳子昂變顏謝以下上復晉魏漢而沈宋之體別出李杜繼之因子昂而變柳韓因李杜又變變之中有古體有近體體之中有五言有七言有雜言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各以其體各以其才各成一家言如造化生物洪纖曲直青黃赤白均

涪翁眼高一世

爲大巧之一巧自三百五篇已不可一槩齊而況後之作者乎宋氏王蘇黄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畧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絶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成清圓偶儷之爲尚而極詆涪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雅頌風騷尚矣漢魏晉五言訖于陶其適也顏謝而下弗論浸後浸滅至唐陳子昂而中興李韋柳因而因杜韓因而革律雖始

於唐然深遠蕭勤不離於古爲得非但句工語工
字工而可○詩以道性情之眞十五國風有田夫
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
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其閒宏才實學
之士縱横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
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
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
事而情性之眞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
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眞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辭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
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
一般生意○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爲政徒
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旣庶旣富然
後以飽食煖衣而不敎爲不可故敎之也孟子而
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
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
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
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韓退之文不可
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

退之道文王意

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变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变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宐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藴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㫖言嘉謨足以亮

楊雄庶幾於道

韓柳古文名天下

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〻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闕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

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闕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人有語及爲文者和靖尹氏曰嘗聞程先生云聖人文章載於六經自左丘明作傳文章始壞文勝質也

六經治世之文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

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巳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問離騷卜居篇内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

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

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畧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蓋是他効世間模様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衮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而

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〇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〇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〇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〇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

予非之然乎予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
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
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
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
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
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
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
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
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

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

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
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
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
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
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
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仲舒文大槩
好然也無精彩○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
蘇武書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
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寛緩其文亦如其人
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一作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曰而今難說便說某人優某人劣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

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

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齋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疎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

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爲做文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涓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

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占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柰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有一等人專於爲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詫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爲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詫異韓文

章之用也其說雖麤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
如禿筆寫字全無鋒鋩可觀又云其四十以前尚
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
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曰劉季
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其答他
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
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
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
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
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

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邪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某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衆了人文字○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

文者貫道之器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註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沈載浮沈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

老佛只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與有則方是文

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

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

聖人取先進禮樂意

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一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字○嘗以伊川

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贍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嘗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

龍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爲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此黃夢升墓誌極好其所喜者豐樂亭記○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

歐公是第一等議論

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問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歐公爲蔣頴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見一作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

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
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歐公文
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文章到歐曾蘇道理
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歐公文字敷腴溫潤
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
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
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
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
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

然亦已自有些巧。輔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云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欵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

三代治出於一

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畧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錢木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又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

列六經而垂萬世

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

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

仁義之言藹如

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

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

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邪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

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稍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

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門這般文字不入○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

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縱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或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爲某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

䟽如此○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東坡歐陽公文集序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為餉因命吏約楊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

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頂之

黃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一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

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遂掃將去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
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
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
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
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
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童蜚卿
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
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
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爲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爲决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

養巧 養辯

忠厚 至論

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程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擧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

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面尋箇性來合湊○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劉原父才思極

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南豐

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云一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時人物有以文章記問

爲能而好點檢他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illegible]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

見異端新奇之説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来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説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説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麽年甚麽月後面更不説措置如今只是將虛

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
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
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
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
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今人作文皆不
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
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
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
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

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
甞如今人欲説又不敢分曉説不知是甚所見畢
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説在
裏○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
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
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
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甞云今世安
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
法也一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字朴實頭引援朴實頭

道者文之根本

道理看著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只不是本様人然皆足以惑衆眞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

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纔要作文章便是

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曾爲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駕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

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好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稍與文章都差異了○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

文字 筆力 筆路

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時左右逢原○嘗見傳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

漢老看來做詩亦然○因說呂伯恭所批文曰文
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
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
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
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巳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
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嘗與後生說若會
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
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
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麤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

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

此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或誦退之聖德頌至癡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

讀之猶且寒心

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媿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爲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鎭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況當時藩鎭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墻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輩不可輕議

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文章由道心而達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羮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

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朱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者眼目○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

聖人不期文而自文

於文理會將一世精力專意以
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
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
實則膏壞矣使其無意於文卞
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
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
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
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
世小人筆端所能模放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
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

志士仁人不取幸民

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湏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艶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

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盡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六

三十

申韓原道德之意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

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
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
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
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
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
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
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
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

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
虛無單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
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
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
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
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
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
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
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

老子之體用

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因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

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佷

佷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

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

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

較之今者有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

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

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

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

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

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

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
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
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
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
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
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
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
今門樏謂之牡鐶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

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
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
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
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
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
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
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
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其曾思之

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滞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

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

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二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麽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

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䘏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天下自然而治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殽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

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
虗憺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
至者矜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
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
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揺人主之侈心
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黄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黄老流
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

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别故

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 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疏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

伯夷全性命之情

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

卷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没拘撿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

會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

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

生他都曉得只是郤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須理會得只是不做

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

義出只據他臆說其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

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

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

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旣其實而謂不必旣其文歟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巳下總論老莊列○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腳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文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文較細賦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嗜欲深者天機淺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詆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敎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會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聖賢著書立言以示後世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敎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天地萬物以無爲本

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眞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

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弱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實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

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

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絶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敎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羶華夏幾三百年

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隉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

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郤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

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甲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拜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

爲樂名無由辨諡其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

太學文别

或問内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黙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而脩甲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

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拜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

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

太學文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而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遠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

夷吾志在强國

其政於是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内政自伍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師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内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内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内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内脩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

武人根本文士亦當盡心

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柰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

聖人文武並用

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

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眞知堯舜而好爲太高之論
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録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

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
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原於道德之意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三者皆可以入道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
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
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
其是曰同須求其眞箇同曰異須求其眞箇異今
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
僞其失盖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
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
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
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

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眞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者

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近似者三人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

見得鶻突知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
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
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
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
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
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
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
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

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令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

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 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

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着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

道之大原出於天

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

哉之贊

性理大全卷之五十七

道之大原出於天

不知繁求其空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皆其也秦漢以下未有發之者而仲舒能言之近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禄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羡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

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
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
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
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
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
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
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
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
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

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楊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禄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

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旣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必間處事不看道理當何如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爲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

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

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　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

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云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〇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〇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着〇太玄

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黄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眞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

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

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卻不去學卻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
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
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
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
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
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
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
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歆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説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李翶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卻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

思以方圓爲形動靜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爲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
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
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
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
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
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
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
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
牽挽其人彊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

不可見然考之中説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

荀揚韓氏優劣

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

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録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縁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

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當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總論荀楊王韓附

韓愈近世豪傑之士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文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

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
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
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
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
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
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
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
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
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
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直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
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
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
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
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
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
極圖出也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
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
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

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皆來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立朝議論風采

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

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黄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

原頭來處了文曰孟子了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駮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會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韓愈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眞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嘗訕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三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盖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音之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韓子責人甚恕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已下總論荀楊王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麤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已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
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
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
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
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
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
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
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不如孟子既
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

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閒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
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
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
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
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
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
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
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
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黄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撑柱襯簟所以於用處不

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
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
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
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
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
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甞
說楊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
老如反離騷幷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
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荀揚二人自

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

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删述便顯得我

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三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以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

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

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文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

許多須眞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
空自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
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
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
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
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
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文章變而復古

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
爲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議紛然
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
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

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好處蓋天地閒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抜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曰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

學以知道爲本

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

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

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夫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孟子如青天白日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猜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險陂元祐末年覬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程氏之學以誠為宗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押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

自而盡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

學聖人便是學道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惟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

氏爲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説却恐是説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説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喜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説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

公於飲食絶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鈎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

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

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一點浮雲過太虛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　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禹爲聖本由學而成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文 武

聖人無過　聖人無偽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湯文會逢其適

雖欲不徃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

內順治而外威嚴

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傅說

伊尹是兩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

聖人無優劣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虛心以為天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聖人同歸于道

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聖人遇變而通達自然之數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内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詩人重言之義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晋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勸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勇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蓋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産

或問子産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眞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子產得聖門器使之道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爲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變去立說後都不去效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刼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人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捿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個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知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様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上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毛遂
著名
楚趙

潜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

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酧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淩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世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

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
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
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
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
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
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
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首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
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摶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礼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
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
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
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
趙之君臣討議非有親奉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
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
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
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数年趙卒有覆軍脣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太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忠清潔白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淸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榘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扼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兄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産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絶世而興治乎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誰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之餘
皆保全境内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
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
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
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
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
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
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
下為巳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衰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变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人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之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变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三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養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

愈出愈奇

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戶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徼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

之戊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嗟之葢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秦民之湯武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

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矣[illegible]
愚武王之制浸遼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
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
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
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
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
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
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巳不善

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
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
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
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
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
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